

元朝祕史

佚名撰

齊魯書社

元朝祕史

佚名撰 鮑思陶點校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元朝祕史 / 佚名撰; 鮑思陶點校. — 濟南: 齊魯書社, 2005. 5

ISBN 7—5333—1481—6

I. 元 ... II. ①佚 ... ②鮑 ... III. 蒙古族—民族歷史—中國—元代 IV. K28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5) 第 023212 號

元朝祕史

佚名撰

鮑思陶點校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地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編: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山東人民印刷廠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開本 7.25 印張 2 插頁 15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481—6

K · 456 定價: 15.00 圓

目 錄

元朝祕史卷一.....	1
元朝祕史卷二	31
元朝祕史卷三	44
元朝祕史卷四	57
元朝祕史卷五	75
元朝祕史卷六	92
元朝祕史卷七.....	103
元朝祕史卷八.....	117
元朝祕史卷九.....	133
元朝祕史卷十.....	143
元朝祕史卷十一.....	152
元朝祕史卷十二.....	161
元朝祕史卷十三.....	170
元朝祕史卷十四.....	196
元朝祕史卷十五.....	211
附錄：	

張跋.....	217
錢跋.....	219
元祕史注跋.....	221
校點後記	224

元朝祕史卷一 忙豁侖紐察脫〔卜〕察安

當初元朝的人祖^①，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②。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③，來到于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着^④，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⑤。

①文田案：張本作“元朝的人祖”。又案：此書止於太宗之代，是時國號第稱蒙古，今云“元朝”，則譯書之人生於世祖以後也。《元史·世祖本紀》曰：至正八年十一月乙亥詔曰：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可建號曰大元，取《易》乾元之義，事從因革，道協天人。②《國語·周語》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引賈逵《國語注》曰：“白狼、白鹿，犬戎之職貢也。”《漢書·匈奴傳》顏師古注曰：“《山海經》：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文田案：此皆元人自述其靈徵，蓋三古以前茫昧之說矣。杜佑《通典》曰：高車，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為狼妻而產子孫，遂滋繁成國。又曰：突厥之先，蓋匈奴之別種。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為鄰國

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十歲，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因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又云：先出于索國，在匈奴之北，其一曰伊質泥斯都，狼所生也。泥都娶二妻，一孕而生四男，其大而訥都六設衆奉為主。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文田案：元氏之興，起於漠北，正高昌、突厥故地。所云國於西海之上，正《秘史》騰吉思水也。負至西海之東，止於山上，與《秘史》“渡騰吉思水至不而罕山”語皆相應，是則羊腓字稷，訖降生商，元人祖述之書，實即《通典》所本，故《舊唐書·突厥傳》曰：小殺謂唐使袁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為昏。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今以《蒙古源流》攷之，元人自祖吐蕃，非祖突厥，在唐代曾尚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與《唐書·吐蕃傳》相合。突厥小殺之論，容是詆毀之詞，顧《秘史》所述，既於諸史有徵，故薈萃羣言，以存博識，亦史家之外篇也。

③今騰吉思湖名曰裏海者也。何主事秋濤《朔方備乘》曰：滕紀思湖即裏海，東西廣八百里，南北長一千數百里。圖閣讀麗琛《異域錄》曰：王爾虎特國，在鄂羅斯薩拉託付之東南，俱曠野。西北兩面有佛兒格，即厄濟兒河環流，東面有宰河環流，南面有滕紀斯湖。厄濟兒河、宰河俱向南流，歸入滕紀斯湖。自薩拉託付以至馬驚託海地方，其間有三道塔爾魯河，三道胡班河及塔而渾並吳魯蘇屯之小河，俱向西流入厄濟兒河。河之西岸，自薩拉託付以至滕紀斯湖，又有鄂羅斯國屬之西喇喀穆什察里次噶喇斯、諾岳爾、綽爾、那雅爾、阿斯塔爾、漢諸城。柏興，自城池柏興以至馬驚託海地方西南一帶，皆興安山嶺。過此向西行百餘里，俱係圖理耶斯科國王拱喀爾汗所屬和邦，即莽武特之人居，不時擄掠鄂羅斯國與土爾虎特兩國邊境人畜也。④案《元史·太祖本紀》：自海都既立營帳於八剌合黑河上，此即不兒罕山所出之河，故名不兒罕河，急讀之則亦可譯寫為八剌合黑河，此即翰難河卜居之始矣。《紀》又云：帝會諸族宴於幹難河上。始以幹難出名。明葉向高《四裔考》曰：永樂八年，追虜本雅失里，及之於幹難河。幹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國朝長白西清《黑龍江外紀》曰：黑龍江發源蒙古喀爾喀部之壑特山，其上游，蒙古謂之鄂倫河，他書亦作放嫩河，即《元史》幹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自此東北流經

尼布楚城之南，入黑龍江省北境，折而東南，至黑龍江城北九十里東南流，會混同江入吉林境，東入於海。欽定《滿洲源流考》曰：黑龍江源出喀勒喀北界肯特山，土人謂之鄂嫩河，折而東北流，至尼布楚城南一千餘里，又三百餘里入黑龍江將軍界。又東南至吉林烏拉界，會松花江入海。齊侍郎召南《水道提綱》曰：直河套北二千餘里肯忒山脈，西北自敖嫩色禽嶺有東南一幹，東為忒勒兒几嶺，又東為即龍嶺，又東起頂為肯忒山，甚高大，北即敖嫩河也。又曰：必兒喀嶺，即肯忒山之東南幹山也。今案：鄂倫、敖嫩、鄂嫩，即“幹難”之對音。“必兒喀”即“不兒罕”之對音。⑤巴塔赤罕，《蒙古源流》作“必塔察罕”。明王圻《稗史彙編》卷十六曰：匈奴之國，其種有五，一種黃毛者，乃山鬼與黃牝牛所生。一種短項矮胖，乃獾狻與野猪所生。一種黑髮白身者，乃唐李靖兵遺種也。一種名突厥，其先乃射摩舍利海神女與金角白鹿交感而生。射摩因手斬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蠶。一種乃塔巴赤罕之種。《元朝秘史》云：蒼色狼與白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真，是稱大蒙古，稱皇帝，世居沙漠東北六千里，後居陰山，號韃靼，地產牛馬，無城池屋舍，隨水草以居，俗尚射獵。帖木真四世孫忽必烈，居中國稱帝。

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馬察^①，塔馬察生的子名豁里察兒篋兒干^②，豁里察兒篋兒干生的子名阿兀站孛羅溫^③，阿兀站孛羅溫生的子名撒里合察兀^④，撒里合察兀生的子名也客你敦^⑤，也客你敦生的子名撈鎖赤^⑥。撈鎖赤生的子名合兒出^⑦。

①《源流》作“特墨微干”。後凡引《蒙古源流》者，均省文曰《源流》。

②《源流》作“和哩察爾墨爾根”。案：篋兒干，蒙古語善射也。知者，《元史·忙哥撒兒傳》曰：祖搠阿精騎射，太祖愛之，號為默爾傑，華言善射之尤者也。“傑”與“根”音轉，即“篋兒干”對音。③《源流》作“阿固濟木博郭羅勒”。④《源流》作“薩里噶勒濟圖”。⑤《源流》作“尼克尼敦”。

⑥《源流》作“薩木蘇齊”。⑦《源流》作“哈里哈爾楚”。

合兒出生的子名孛兒只吉歹篋兒干^①。孛兒只吉歹篋兒干的妻名忙豁勒真豁阿^②。他生的子名脫羅豁勒真

伯顏^③。脫羅豁勒真的妻名字羅黑臣豁阿^④。他有一個家奴後生，名字羅勒歹速牙勒必。又有兩個好驢馬，一個答驛兒馬，一個孛羅馬^⑤。脫羅豁勒真生二子，一個名都蛙鎖豁兒^⑥，一個名朵奔篋兒干^⑦。

①《源流》作“博爾濟吉台墨爾根”。御批《通鑑輯覽》曰：按《元史》以奇渥溫為元室之姓，亦非也，元之國姓乃博爾濟錦氏。今以《蒙古源流》訂正。臣文田謹案：監本《元史·本紀》太祖皇帝諱鐵木真，姓奇渥溫氏，館臣欽奉聖訓，改定諱特穆津，姓卻特氏，已足以訂明臣之謬。後得《蒙古源流》，始據蒙古自述其宗派，為博爾濟錦，此即“孛兒只吉”之對音。尋《元史》之沿誤，實起於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其於開卷“大元宗室世系”條，“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注云：姓奇渥溫氏。此則史臣致誤之由。又《輟耕錄》記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既無孛兒只吉，殆由枝派分散之故，因亦無從知“奇渥溫”之謬。幸《秘史》猶在，可以溯得姓之由，同文之盛，足與《源流》相證也。②《源流》作“蒙郭勒真幹哈屯”。案：“哈屯”即《唐書》之“可敦”，譯云夫人也。“忙豁”當即蒙古部族之所由始。③《源流》作“都喇勒津巴延”。《元史語解》曰：“巴延，福也。謂有福氣之人。”

④《源流》作“博囉克沁郭幹哈屯”。⑤《正字通》引《臚仙肘後經》曰：“駟，割去勢。”國朝徐編修松《西域水道記》曰：“蒙古語博羅，青也。”

⑥《源流》作“多幹索和爾”。⑦《源流》作“多博墨爾根”。《輟耕錄》作“脫奔咩哩健”。《元史》從之，即太祖之十一世祖也。

都蛙鎖豁兒獨額中生一隻眼，望見三程遠地的勢物^①。

①《黑龍江外紀》曰：圖窪，探路兵也。官遠行察邊，例有圖窪為前導，其精幹者，馬上望之，能測數里外有無泥水，是否當迂路行，亦一長也。圖窪，哨望之謂，切讀成一字乃合。文田案：鎖豁兒，蒙古語一隻眼也。知者，明王瓊《北鹵事蹟》曰：“嘉靖六年，套虜鎖合兒伯通帥衆一千七百餘騎到花馬池，提督尚書王憲預調官軍擊之，賊遁出。鎖合兒伯通死于陣。鎖合兒，華言一目也”云云。鎖合兒，即“鎖豁兒”之對音矣。勢物即事物。下文卷八有“管的事物”語，京師“勢”“事”音近，隨意譯寫也。

《源流》曰：其得名多斡索和爾者，因其印堂中有一隻眼，能視三站之故也。

一日，都蛙鎖豁兒同弟朵奔篋兒干上不兒罕山上去^①，都蛙鎖豁兒自那山上望見統格黎名字的河邊有一叢百姓順水行將來^②。

①不兒罕山，《源流》作“布爾干噶拉圖納”。《西域水道記》曰：“凡山岡，蒙古曰鄂拉，即噶拉之轉也。”②國朝張文端相國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錄》曰：“蒙古稱天山曰吞格利。”然則統格黎河謂天河也，《源流》作“通格里克呼魯歡”。影元槧本作“統格黎克豁羅罕”。原注：“豁羅罕，小河也。”《會典圖說》曰：哈拉河上游曰通克拉河，出右翼左末旗，南流經庫倫南納魁河，折西流經右翼右末旗，北納哈達瑪爾水，南納多拉錫山水。博羅河折北流注鄂爾坤河。

都蛙鎖豁兒說：“那一叢起來的百姓裏頭，有一個黑車子，前頭有一個女兒生得好，若是不曾嫁人呵，索與弟朵奔篋兒干為妻。”就教朵奔篋兒干去看了。

朵奔篋兒干到那叢百姓裏頭看了，這女兒名阿蘭豁阿，果然生得好，也不曾嫁人^①。

①《輟耕錄》作“阿蘭果火”，《元史》從之。《語解》改“阿倫果斡”。《源流》作“阿掄郭斡”。又作“阿隆格斡哈屯”。又作“和蘭郭斡”。《通鑑輯覽》注曰：“阿倫郭斡，蒙古語多美之稱。”

那叢百姓是豁里刺兒台篋兒干一家^①。當初闊勒巴兒忽真地面的主人^②，名巴兒忽歹篋兒干。有一個女兒名巴兒忽真豁阿^③，嫁與豁里禿馬敦部落的官人^④，名豁里刺兒台篋兒干為妻。在阿里黑兀孫地面，生了這阿蘭豁阿名字的女兒^⑤。

①《源流》作“郭哩岱默爾根”。②《源流》稱“和蘭郭斡”，為高麗察罕汗所獻。蓋以“闊勒”為“高麗”之對音。文田案：“闊勒”乃“斡勒”二字

之對音，金源族姓也。《金史·百官志》曰：凡白號之姓，完顏、夾谷、幹勒、光吉剌，皆封金源郡。是“幹勒”為金源之族姓，與“闊勒”對音也。“巴兒忽真”者，後文三卷脫黑脫阿順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真，則其地在今恰克圖之北，順色楞格河北流，瀦為白哈爾湖，此巴兒忽真地之在幹難河源西也。此巴兒忽真既近後文所云之禿馬敦，又有貂鼠、青鼠之產，似今遼東地矣。國朝方式濟《龍沙紀略》曰：“枯輪海以南，喀爾喀河以西，巴爾虎地。巴爾虎者，喀爾喀中之一部也。其戍此者闡入俄羅斯境，大軍征俄羅斯來歸，編旗充兵者二百四十人，即以其人為佐領”云云。此“巴兒虎”即“巴兒忽”之對音，地之在幹難河源東者也。《元史本紀》：“納真于巴剌忽民家為贅婿”，此即《祕史》之“巴兒忽真”地。然則元氏先代，多有與巴爾忽為姻戚者，厥後海真取海都歸八剌忽之地止焉，率八剌忽及怯谷之民，共立為君，列營帳於八剌合黑河上，跨河為梁，以便往來，是元氏未遷幹難以前，固嘗建庭於此，似即此巴兒忽真矣。《黑龍江外紀》曰：巴爾呼、鄂勒特、皆蒙古也，一作巴爾虎。亦有新舊之別，在齊齊哈爾者，舊巴爾呼也。呼倫貝爾者，新巴爾呼也。新舊巴爾呼相間，而新者盛也。③《源流》作“巴喇郭沁郭幹”。④“禿馬惕”者，“土默特”之對音。後文十二卷“豁兒赤因禿馬惕女子生得美”，即此部也。洪編修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曰：土默特二旗，在喜峰口東北五百九十里，本古孤竹國，漢置柳城縣，屬遼西郡，為西部都尉治。晉咸康中燕慕容皝改為龍城縣，遂建都，號和龍宮。元魏為營州治。隋復置柳城縣，為遼西郡治。唐為營州都督府治，後為奚所據。遼太祖平奚，置興中府，治興中縣，隸中京道。元降為州，屬大甯路。明初以內附部長為三衛指揮使。自錦義廣甯至遼河曰奉甯衛，其後地為蒙古土默特所據，東至楊柳木牧廠，西至喀喇沁右翼，南至盛京邊牆，北至喀爾喀左翼，及敖漢。自喜峰口至京師一千里。國朝方恪敏觀承《松漠草詩》曰：今土默特即明土木，世祀告絕，朝廷擇部內一人，授為都統，以領其衆，居歸化城。⑤《源流》作“阿哩克烏遜”。

豁里剌兒台篋兒干起來的緣故，為豁里禿馬敦地面貂鼠青鼠野物^①，被自火里禁約，不得打捕的上頭煩惱了^②。聽得不兒罕山野物廣有，全家起來，投奔不兒罕山

的主人名哂赤伯顏，因此就做了豁里刺兒姓^③。朵奔篋兒干取了阿蘭豁阿為妻的緣故，是這般。

①《後漢書》：夫餘國出貂豹，挹婁出好貂，東沃沮有貂布。《新唐書》曰：黑水靺鞨，土多貂鼠。《五代史》曰：女真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宋葉隆禮《契丹國志》曰：女真國土產青鼠貂鼠。《明一統志》曰：遼東土產貂鼠、青鼠皮，俱東甯衛出。《稗史彙編》曰：契丹貴者披貂裘，以紫黑色為次。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略》曰：飛牙喀，烏稽韃子，其地不產五穀，出魚及貂皮、元狐、黃狐、海螺、黃鼠、灰鼠、水獺。據此則《祕史》所云“青鼠”，似今灰鼠也。②“自火”猶云“自家”，今京師尚有此語。《龍沙紀略》曰：貂產索倫之東，捕貂以犬，非犬則不得貂。虞者往還，嘗自減其食以飼犬。犬前驅停嗅深草間，即貂穴也。伏伺擒之，或驚竄樹末，則人犬皆息，以待其下。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亦不復戕動，納於囊徐俟其死。人歲輸一於官。《黑龍江外紀》曰：今之貢貂，挹婁貂也。布特哈人歲齎糧入山採捕，利在大雪，故秋即去，春始還，往往難得。說者謂貂見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升木則稍難，然守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時。惟匿石罅中，則無計可施。貂以榛子為糧，畜者多飼鷄肉，性畏人，近之瞪目切齒，聲如鼠，見捕常緣壁走，承塵上，狀如倒挂鳥，其便捷雖猿無以過之也。③此叙元代阿蘭果火太后外家得姓之由，託始于后父豁里刺兒台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有郭兒刺思。色目三十一種，有火里刺。二族音俱相近，此殆即蒙古之郭兒刺思一族，若《太祖本紀》言諸部會撻河盟誓來侵者有火魯刺思部，或即色目一枝矣。

阿蘭豁阿，朵奔篋兒干取了為妻的後頭，生二子，一個名不古訥台，一個名別勒古訥台^①。

①《源流》云：生伯勒格特依、伯袞德依，即二人名字之對音。雖長次互異，而為朵奔篋兒干之子，則與《祕史》相同。惟南村《輟耕錄》無此二人，彼云：脫奔咥哩健妻阿蘭果火太后生三子，曰博寒葛、曰博合觀撒里吉、曰始祖李端叉兒。按之《祕史》皆生於阿蘭寡後，而朵奔二子，遂爾闕如。文田案：陶九成元代遺民，明初耆宿，留神掌故，號為淹該，削彼二難，存茲三絕，豈不以力微皇帝，無復舅家；夏侯銅鑲，虛傳小吏。於是孤

存啟石，代諱空桑，馮身莫溯其丹朱，吞醜惟知其簡狄。所以沙陀克用，無關射虎之家；離石劉淵，何與攀龍之胄。用是別裁五桂，表燦三珠，察其用心，邈哉其可思也。泊景濂奉敕謀編，稟承不易，沿其限斷，襲彼規繩，直以李端，方為鼻祖，自茲以上，槩在刪除。然而彌朵奔則亂宗，削阿蘭則無色，於是推原夜寢，鋪述神人。白光颺入於天窗，金色來趨于卧榻，神靈之允，祇有一人；孔懷連枝，強歸異父。此則紛紜無定，首鼠兩端，既乖《祕史》之真，益昧《輟耕》之旨。夫不夫而孕，何解於守貞？妄易其文，尤嫌於武斷。昭代推尋蒙古自述源流，俗雖近于獠狽，事若合於符節。然則祖龍系課，難舍嬴宗；匈奴傳文，仍追昌意。揆之史例，誰曰不然？且自古帝王，胥由天授，是以姜嫄履敏，劉媪夢神，凡厥靈徵，幾同野合。未聞呱呱后稷，不承帝嚳之家；赫赫漢高，謂匪唐堯之後。彼其疑誤後學，繆亂史裁，論幹蠱而已非，僣闕文而尤妄。所謂秦人不死，誣辭始辨于荷生；蜀老猶存，枉筆方昭於陳壽者也。今並取裁《祕史》，無取宗儀之稗說者焉。

朵奔篋兒干的哥哥都蛙鎖豁兒有四子，同住的中間。都蛙鎖豁兒死了，他的四個孩兒將叔叔朵奔篋兒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離起去了，做了朵兒邊姓。^①

^①亦作“朵兒別”，乃聲之轉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有朵里別歹，即此。後文四卷“抹赤別都溫”，是其後也。

在後一日，朵奔篋兒干往脫豁察溫都兒名字的山上捕獸去，于樹林內遇着兀良哈部落的人在那里^①。將殺了一個三歲鹿的肋扇肚臟燒着。

^①《元史語解》曰：“溫都兒，高也。”明何喬遠《名山藏》曰：韃靼北胡也，其地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剌。又曰：兀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昔高辛氏游海濱，過棘成闕遇顓頊之墟樂之，封其子厭越居焉。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元時為大甯路北境。高帝既有天下，東夷遼王、惠甯王、朵顏元帥府各遣使來朝，於是即古會州置大甯都司，封子權為甯王，填之，後置大甯、朵顏、福餘三衛。成祖靖難時將引兵南向，患甯王驕其後，自永平

攻大甯，入之。謀擁甯王燕府中，賜予兀良哈，兀良哈皆喜。成祖行，甯王餞之郊，兀良哈從，一呼皆戰，遂擁甯王西入關。天下既定，盡割大甯地與之，徙甯王南昌。陳仁錫《明世法錄》曰：北邊兀良哈，本東胡遺種，其地西連開平，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屬山戎，秦為遼西郡北竟，漢初匈奴冒頓滅東胡，走保烏桓山。至武帝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立郡塞外，伺察匈奴，置護烏桓校尉領之。元魏時號庫莫奚，唐貞觀中內附，置饒樂都督府。咸通後契丹方強，奚舉部役屬。其酋去諸，自別為西夷，而東夷駐毘呂洲。石晉割幽州雁門入契丹，東西奚遂并隸焉。遼城故奚帳地，實以漢戶，號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初為北京路總管府，至元中改太甯路，明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置都司於古惠州，領營、興等衛二十餘所，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封子權於大甯為甯王，築大甯、寬河、會州、富峪四城。二十年設行都司，明年，故元宗室遼王阿札失里及朵顏諸酋內附，詔於潢水北兀良哈地，分三衛以居之，曰太甯衛，曰福餘衛，曰朵顏衛。大抵三衛與韃靼同俗，專逐水草，各分地住牧，率以廣甯為界。福餘、太甯頗鄰遼陽開原，而朵顏釐集甯遼遼西境外虹螺山，盡有舊太甯故地。福餘、太甯恒與東虜合，朵顏恒與西虜合，二衛衰，朵顏強盛，後遂稱曰朵顏三衛云。

朵奔篋兒干問他索肉，兀良哈的人將這鹿取下頭皮帶肺子自要了，其餘的肉都與了朵奔篋兒干。

朵奔篋兒干將得的鹿肉馱著回去，路間遇着一個窮乏的人，引着一個兒子行來。朵奔篋兒干問他：“你是什麼人？”其人說：“我是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我而今窮乏^①，你那鹿肉將與我，我把這兒子與你去。”

①《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伯要歹，即“伯牙兀歹”之對音，《源流》作“瑪哈賚”，稱為朵奔篋兒干之連襟。

朵奔篋兒干將鹿一隻後腿的肉與了，將那人的兒子換去，家裏做使喚的了。

朵奔篋兒干死了的後頭，他的妻阿蘭豁阿又生了三

個孩兒。一個名不忽合塔吉^①，一個名不合禿撒勒只^②，一個名端察兒^③。

①即《輟耕錄》之“博寒葛”也，《源流》作“布固哈塔吉”。②《輟耕錄》之“博合覩撒里吉”也。《源流》作“博克多薩勒濟圖”。③《輟耕錄》作“字端叉兒”，《源流》作“字端察爾”。《金史舊國語解》曰：“字端出胚胎也。”《滿洲源流考》曰：按蒙古語稱始祖為勃端察爾。此云胚胎，弟以漢語鼻祖例之，義自可通。《元史·太祖本紀》：阿蘭果火夫亡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卧榻，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字端叉兒也。《源流》曰：多博墨爾根卒後，阿隆格幹哈屯每夜夢一奇偉男子與之共寢，天將明即去。如是者久之，遂生三子。陳桱《通鑑續編》：阿蘭果火生二子，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字端叉兒其季也。均與《元史》產一子之說不同，可證《祕史》之說。又明李廷機《大方通鑑》云：阿蘭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一乳三子，長曰字完合答吉，次曰字合撒赤，字端叉兒其季也云云，以為一乳所生，尤為誕妄，又與諸書不合，當以《祕史》為可信焉。

朵奔篋兒干在時生的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兩個兒子，背處說：“俺這母親無房親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個兒子，家內獨有馬阿里黑伯牙兀歹家人，莫不是他生的麼道？”說間，他母親知覺了^①。

①《元史·后妃傳》曰：成宗卜魯罕皇后伯岳吾氏，駙馬脫里思之女。“伯岳吾”即“伯牙兀”之對音。《源流》曰：有好事者謂之云：從無寡婦生子之理，其夫之連衿瑪哈賚常往來其家，疑即此人。伯勒格依、伯袞德依二人遂疑其母。

春間一日，他母親阿蘭豁阿煮着臘羊，將五個兒子喚來跟前，列坐着，每人與一隻箭箴，教折折，各人都折折了。再將五隻箭箴束在一處，教折折呵，五人輪着，都折不折^①。

①《魏書·吐谷渾傳》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二

子，長曰吐谷渾，徙上隴，止抱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以居。吐谷渾死，有子吐延為羌酋所刺，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遂以吐谷渾為氏。死，子碎奚立。死，子視連立。死，弟視罷立。死，子樹洛干幼，弟烏紇題立。死，樹洛干立。死，弟阿豺立。阿豺立，兼并羌氏，地方數千里，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云云。阿蘭用意，閤合曩規矣。《源流》曰：阿掄郭幹哈屯因給伊子箭桿一枝命折之，即折而擲之。旋給五桿命一并折之，竟不能折。

因那般，他母親阿蘭豁阿說：“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您兩個兒子疑惑我這三個兒子是誰生的，您疑惑的也是。您不知道，每夜有黃白色人自天窗門額明處入來，將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裏，去時節隨日月的光，恰似黃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說，這般看來，顯是天的兒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後他每做帝王呵，那時纔知道也者^①。”

①《源流》曰：其母云：“汝等二人，誤聽旁人之言疑我”，因語以夢中情事。且云：“爾等此三弟，殆天降之子也。”《元史》既不取三子之說，故《本紀》云：孛端又兄“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蓋宋濂等撰《元史》，抄變其文。

阿蘭豁阿就教訓着說：“您五個兒子，都是我一個肚皮里生的，如恰才五隻箭箚一般。各自一隻呵，任誰容易折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這五隻箭箚束在一處，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①？”住間，他母親阿蘭豁阿歿了。

①《源流》曰：爾兄弟五人，若不相和好，各異其行，即如前一枝箭以勢孤而被傷；若公同而行，即如後五枝箭，勢衆則不能傷之。

母親阿蘭豁阿歿了之後，兄弟五個的家私，別古訥

台、不古訥台、不忽合塔吉、不合禿撒祇四個分了^①。見孛端察兒愚弱，不將他做兄弟相待，不曾分與^②。

①《元史·太祖紀》曰：阿闐沒，諸兄分家貲不及之。②《源流》曰：後析產，時僅給勃端察爾有迎鞍短尾鈐紫貉皮馬一匹，外並未給與他物。

孛端察兒見他哥哥每將他不做兄弟相待，說道：“我这里住甚麼？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騎着一個青白色斷梁瘡禿尾子的馬，順着幹難河去到巴勒諄阿刺名字的地面裏，結個草庵住了^①。

①巴勒諄阿刺，《本紀》作“八里屯阿懶”，《元史語解》改“巴爾圖鄂拉”。“巴爾圖”譯言有虎也。“鄂拉”，蒙古語山也。《西域水道記》曰：“回語下山出口曰阿刺。”則“阿刺”山口也。

那般住的時分，孛端察兒見有個雛黃鷹拿住個野鷄，他生計量，拔了幾莖馬尾做個套兒，將黃鷹拿着養了^①。

①《本紀》曰：適有蒼鷹搏野獸而食，孛端叉兒以緡機取之，鷹即馴狎。《源流》曰：彼處有一青色鷹攫野鴨而食，結套得鷹，即放之，而食其所獲之野鴨，結一茅廬棲止度日。

孛端察兒因無喫的上頭，見山崖邊狼圍住的野物射殺了，或狼食殘的拾着喫，就養了鷹，如此過了一冬。

到春間，鵝鴨都來了，孛端察兒將他的黃鷹餓着飛放，拿得鵝鴨多了，喫不盡，挂在各枯樹上都臭了^①。

①《太祖紀》曰：乃臂鷹獵兔禽以為膳，或闕即獵，似有天相之。《稗史彙編》曰：契丹俗以正月上旬射獵六十日，鑿冰釣魚，冰泮即縱鷹鵝，以捕鵝雁。宋真宗時，晁迥往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聲扁鼓遠泊，驚飛鵝起，乃縱海東青擊之。

都亦連名字的山背後，有一叢百姓順着統格黎河邊